

我们的

节日

# 别样年味在他乡

## 寻找中国年

辛丑年春节，想起极具苏味的葑门老街——横街上的年味，想起前年过年的情景。

腊月廿九，陪弟弟、弟媳去葑门横街购年货。他们在单位一直忙到腊月廿八，过年的东西一样没准备。刚从乡下赶来过年的父亲很急，他以老家过年的习俗酝酿着苏州儿子媳妇家的年味。早早地置办他能办的年货，瓜子一买就是十斤。我看到那鼓鼓囊囊的一大袋子瓜子，就看到老家的年了。父亲不知道城市里是没有大人孩子串门拜年的，一捧捧的瓜子兜给谁呢。

从里河往北，一条丁字形小巷直通葑门横街。丁字路尽头就是横街。有人说：“没到过葑门横街，就不知苏

州的市井生活。”从徐公桥到石炮头900米长的葑门横街，算是老苏州的遗存。当年曾与石路、观前抗衡，是苏州最后一条具有传统市井风貌的老街。石板路绵延了一条街，两边商铺，店面连着店面，小吃店、水果行、卖蔬菜的、卖螃蟹的、卖生肉的，荤的素的应有尽有，普通人家的生活所需在这里都能搞定了，新鲜且便宜。横街的日子，就是最普通百姓的生活。这里有最低成本的生活方式和最从容的生活态度。充满了烟火、世俗味，徜徉其中，年味浓郁，心里安定，我一下子就迷恋上这里漫溢的市井气息。

街两边的老房子开着一家家连家店，多是外地人，经营项目也繁杂。有蒸年糕的，4元11只，当场蒸了卖，热

气喧腾，生意颇好；有川味爆鱼，现杀现爆，香了一条街；有卖春卷皮的，两只平底锅，妇女一手团面，轻快地往锅上一抹，一张皮子就有了，两手两锅配合默契，有生活美感。

横街的房子比较老旧，正因为旧，烟火味就特别浓，卖茶干的、卖鱼的、卖油的、卖海鲜的、卖豆沙的、卖年糕的……顺着横街北向有个小巷口，竟是卖各色蔬菜的，多外地人。也有室内的菜市，多为快洁菜一类的摊点，买的人有吴侬软语、有普通话，还有辨不出的方言。

我到横街，是为了看各式各样的人，隔着一层空气、灰尘、阳光和风，我看见了市井里人的生活，充满着快乐，也有辛酸。



曾经，去异地旅行过年是春节假期的时尚；如今，美好的体验只能暂时封存于记忆。希望疫情早日消散，明年大家可以自由出行，再赏他乡的风光。——编者

王 晓

## 在大理过除夕

2014年春节前夕，应表哥家的邀请，我和老伴离开太原，去大理过了一个特别的除夕夜。从太原到大理的洱海门，相距2230公里。大理与太原的生活截然不同。我们在依苍山傍洱海的古城表哥家里住了下来，用了十来天的时间体验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春节的别样生活。

在大理过年，对我和老伴而言，是一种全新的体验。兴奋中夹杂着一丝不安，因为这是我俩第一次离开孩子们，在异乡过春节。也正因为与以往不同，我们才更加盼望着这个春节。除夕这天，虽然在忙忙碌碌中度过，心却渐渐安宁、踏实了。因为心在哪里，哪里就是家了。

2014年的元月，北方正是寒冬腊月、冰天雪地之时，大理却是春暖花开的季节。满古城、满院子随处可见盛

开的鲜花。回想我们前几天刚到大理的那一刻，车一开到洱海门，最先看到的就是城门楼下的紫色三角梅。在我儿时的记忆里，过年就是要裹得厚厚的，鼻头冻得红红的。在除夕之夜吃顿热热闹闹的年夜饭，然后包饺子守夜熬岁，等到几近凌晨时分，顶着凛冽的寒风，踩着咯吱咯吱的雪去放鞭炮。冻透了就跑回家下饺子吃。

而腊月大理的气温都在20℃左右，院子里、路两旁、水库边、苍山上，满眼都是绿色的树、红艳的花。院子里也此起彼伏地盛开着杏花、腊梅、杜鹃花，最后是在大年初一那天突然绽放的大朵茶花。唯一提醒着我现在是冬天的，只有远处苍山上残留的白雪和邻居家楼顶上晒的腊肉和腌菜。还有大理冬季才有的狂风。

腊月廿九那天，我折了一小枝杏花插在瓶子里摆在床头。第二天除夕早晨醒来，花枝上竟然有了新发芽的花骨朵儿。对于北方来的我们，这样的冬天和除夕，完全不是记忆中的感

觉和味道。

表哥家的住房是一座接地气的小院，有树有花有土有蔓。没有了住高楼的居高临下，却有了脚踩土地头顶蓝天的踏实感。傍晚，一出卧室，我们便能伫立在空灵的夜幕下，有了更多抬头看星空、望月亮的机会和心思。

在街上的一处路口看到卖新鲜松枝的，说是用来放在家里踩的，踩掉一年里的霉运，来年就会走运。我一向对这样新奇的习俗感兴趣，当即买了两把凑热闹。一把挂起来，一把扔在厨房踩来踩去。

零点过后，我们在大理迎来了新的一年。床头的杏花依旧灿烂，幽然花香相伴入眠。窗外是渐渐安静下来的爆竹声。传说中朴实、宁静的生活就是此刻了吧。

酒意微醺之中，我也会想起在太原住的那条街上，那座30层高的楼房，觉得好遥远。在大理过除夕，看上去好像一切都一样，其实什么都一样，只因“久在樊笼里，复得归自然”而已。

## 在澳门过年

彭 哲

天 柱

寒冬腊月，澳门同学邀请，我欣然赴特区观光，接着就地过年。澳门的年情浓，味道足，让人心旷神怡。

澳门人过年，从腊月廿八就开始了。做生意的澳门人更重视腊月廿八，老板们要在这一天犒赏伙计，答谢主顾的帮衬。澳门人更喜欢手写的春联，无论写得好坏，要讨个好彩头。澳门人管春联叫作“挥春”，过年前政府会请艺术家们当街写“挥春”派送给市民，算是一种福利。

年夜大席拉开，澳门灯火万家，飘出的香气令人陶醉。除夕中午12点到正月初一子夜1点，可以“肆意”放烟花爆竹。澳门一年365天，哪天都灯火璀璨，为了迎接新年，商家会使出浑身解数亮夜，只见无数的光与影，让空旷辽远的海岸变得灯火通明、富丽堂皇。大年初一、初二，大金龙、醒狮、财神、福禄寿三星、十二生肖、金童玉女以及澳门旅游吉祥物“麦麦”巡游，向所有人拜年，还派发红包及纪念品。这时候，像我这样的内地游客觉得澳门是家，旅居澳门的外国人也觉得澳门是家。

澳门看似不大，各式建筑鳞次栉比，星罗棋布，一眼望去，密密麻麻。但楼宇间，街角处，公园里，风景区，总留有很多空地，让人可以歇脚、休憩。年味便于疏密相间中“见缝插针”地浮现。比如花，你看桃花、水仙、盆竹……像是赛着绽放、生长，争奇斗艳，生机盎然，兆示着新年的和谐与蓬勃。而喜温暖湿润的金橘，则个个色如赤金。澳门人喜欢金橘，一则金色象征财富，以求“财运亨通”；二则在粤语中，“橘”与“吉”同音，新的一年，人人大吉大利。澳门街上，常能见到抱着金橘树的行人。

今年是牛年，金牛犁好田。衷心祝愿：澳门大进步，人民更幸福！

## 满族独特的“三天年”

钱国宏

满族的年称作“阿涅业能业”，前前后后要过三天——腊月廿九、三十以及正月初一，所以俗称“三天年”。

妻舅是满族人。春节前夕，应老人家之邀，我们去满乡过大年。妻舅家所住的辽宁省岫岩满族自治县是东北满族同胞的聚居地之一。我们到的时候，妻舅一家五口人正在屋里屋外忙碌，为过大年做着准备。

腊月廿九，刚刚吃过早饭，妻舅家里就贴上了窗花和满文的挂笺。满族人贴挂笺很有讲究，本家在什么旗就贴什么颜色的挂笺。站在院子里向四周望去，家家贴上了对联和窗花，户户院里竖起了五六米高的“索罗杆子”，杆顶上挂着方形的锡斗，斗里盛着乌鸦爱吃的动物内脏。妻舅在自家正厅祖宗牌位前供上米酒13盏，奶油点心13碟，带领全家叩拜祭祖。到了下午，妻舅则带着外甥、侄女们搬出精粉、鸡蛋、芝麻、青红丝、瓜仁、糖等物，开始做满族传统糕点——萨其马。做完萨

其马，全家人又开始做用粘米面做的、满乡特有的粘食“粘豆包”“粘火烧”——做好后，冻上，然后存放在大缸内，吃时放蒸锅里蒸熟即可。

三十这天，一家人早早起来，灶间架起劈柴，开始用大铁锅烀猪肉。大块方子肉连皮带骨头在锅内滚上翻下，满屋子雾气腾腾，香气扑鼻，左邻右舍也都忙着烀肉。中午，妻舅抱来一个精制的宽沿铁火锅，全家人围坐在南炕上，热热闹闹地吃起了火锅。白白的肉片，长长的粉条，香香的酸菜，辣辣的韭菜花儿，还有一些不知名的山野菜，既解馋又不腻人。吃过午饭，全家人开始筹备年饭。年饭是满族人一年中最丰盛的一餐，所以马虎不得。年饭菜肴必须为双数，而且必须有葱和芹菜，寓意为来年全家人聪（葱）明、勤（芹）俭过日子。另外不能没有鱼，寓意“富贵有余（鱼）”。直到天色渐黑，年饭才算做得。大家净了手，脱鞋上炕。炕桌上摆满了香喷喷的各种菜

肴，妻舅特地在火盆中烫了一锡壶满乡的名酒“豌豆青”。三盅“豌豆青”下肚，我竟有些晕晕乎乎了……

吃过年饭，全家人动手包接神饺子。接神饺子全都包成元宝形的，当地人俗称“揣元宝”，寓意“财源广进，越过越发”。煮饺子时，锅底烧的是杏条柴，因“杏”与“兴”谐音。锅内水沸时，妻舅在灶间高喊：“日子起来了吗？”屋里屋外的家人也高声应答：“起来啦！”随着这一声喊，锅里的饺子一个个从锅底浮了上来。全家人边吃着饺子边守岁。

初一早上，全家人吃过水饺，穿上崭新的民族服装，向家中的长辈、左邻右舍、亲朋好友们拜年。一时间，前街后巷，人流涌动，人人脸上洋溢着欢笑，到处可以听到真诚的祝福。村里不知何时来了几伙高跷队、秧歌队，锣鼓声、欢笑声、鞭炮声、祝福声、喝彩声……汇成了一曲别具风味的民族交响乐，醉了满乡的年，醉了北方的冬……